

徵稿：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春拂賜恩巖

蔡景典

初春的陽光比我們來得還早，清晨山間的鳥雀已叫得歡暢。一部商務車停在我們前面，七八人興致勃勃地下車，領隊的打了寫著「台灣鹿港許氏宗親」字樣的小旗。閩南的春風還帶著寒冬的餘韻，但看他們上山的熱情沒有絲毫減退。

「大家上山前先看看這陵墓」。聲音飄來，我好奇地也停下腳步。順著手勢，那裡有一宗「李亦園院士墓」的石碑。「葉落終要歸根啊。」領隊者聲音略帶滄桑卻滿懷激情。這裡安息著泉州籍台灣「中研院」院士、著名人類學大師李亦園。旁邊是他父母的合葬墓。父親是以詩、書、印和攝影「四絕」聞名于世的菲律賓華僑李根香。李亦園生前遠赴馬尼拉把他的骨灰請回國，讓父親如願魂歸故里。

本來是邀約朋友來清源山賜恩巖散心，沒想到上山時就先邂逅了這感人的場景。難怪，古石蹬道兩側的山茶花會笑得那樣開心。你瞧，那花瓣猶如完美的裙擺，輕盈搖曳迎接著客人。桂樹吐出花芽，淡淡的馨香氤氳著山的雅致。

拾階而上，相思樹和垂葉榕構成一道綠蔭。我想，這高大的綠植何止是相思。轉角處，四川總督蘇延玉、浙江提督李廷鈺、晉江舉人王沛瑛姻姪三人知此山惠風醉人，已捷足先登同游，道光二十五年就感歎勒石留存。

山門前，一幅由道興編撰、啟功書寫的石聯：「勝跡無雙贏得歐子讀書許公獻地，鍾靈第一招來真師伏虎李邵卜居」。一讀，大概瞭解這座山和這個寺廟的淵源。兩旁手寫的紅春聯和高掛的紅燈籠點燃著春天節日的祥和。

入門，但見紅瓦簷下碩大蚵殼嵌飾建造的壁牆長長展開，如一列挺胸遠洋出海的刺桐港走船人。牆裙前，紅的燈籠花和黃的天……

金絲菊在綠葉中盛開，似一群勤快的蝴蝶簪花女。山與海的情感交融，這來自番邦壓船保平安的蚵殼足以佐證當年歸航的喜悅。

從大休歇場到賜恩巖，自唐宋及今，規模不大的寺廟禪音縈繞。花崗岩石雕琢的千年白衣觀音以清源山泉為蓮座，寶相莊嚴，神聖肅穆。寺前七百餘年的古樟靜默聳立，綠蔭如蓋，迎風擋雨。寺裡的對聯筆墨禪意，耐人尋思。明代思想家李贊題：不必文章稱大師，雖無鐘鼓亦觀音。律宗大師弘一撰：能立無上正教法，常為世間良福田。

春去復春來，花謝花再開。年歲更迭，順意長存。古寺右側那株紫藤令人叫絕：蒼勁老道的根莖，中間分了叉，筆直依牆而上。到了十來米高的露台花架又交匯一棚。有心的師父在藤邊掛了個牌子：兩岸同心。歷經一冬，春風拂臨，花期將至，不日將是「十丈紫藤映春光，風送花香入心房」的景致。

歐陽洞在寺的後方，小時候學校組織春遊遠足必來的地方。老師會講五代時期山上高僧訓虎的傳說，會講古早文人雅士聚這讀書的故事。

這裡成片疊疊的巨石，築成天然石室。唐朝閩中甲第進士歐陽詹曾在此潛心讀書，南宋老宰相李邴也寓居于此，明代史學家何喬遠常登臨感懷。「高山仰止」「鳶飛魚躍」「山海奇會」「鶴徑琴台」……歷代文人墨客留下的題刻，映托著一山墨韻書香。

折回邀月亭，閒坐釋懷。臨山一幅巨大「心」字鐫刻在石坡，意味深遠。山下偶遇的台胞在旁邊宗祠點香謁祖，永續心願。這山是唐朝皇帝賜給政事卓著、西征有功的刺史許稷，名曰賜恩。許稷深感皇恩浩蕩，獻山築寺。後人又在此建「開閩許氏宗祠」，供開枝散葉的五湖四海許氏後裔溯祖思源。

暖風吹拂，滿山新綠，春色明媚披錦繡。淡淡然，在古亭中與山對坐。心曠神怡，沏一壺禪茶，細細品味著賜恩巖的春天……

芳香與清新的氣息。陽光灑在大地上，從樹枝間透過，斑駁地鋪滿街道。街角的樹梢悄然吐出嫩芽，像是久違的夢想，在不經意間萌發。走在這條熟悉的小路上，脚步不自覺地放慢，生怕打破這片從沉寂中甦醒的靜謐。

走到河邊，三月的水面不再是寒冷的藍色，而是帶著陽光的金黃，輕輕晃動。水中的倒影，像一幅朦朧的畫，似真似幻，安靜得彷彿能聽見時間的流動。河岸邊的野花開始悄悄綻放，淡紫色、白色的小花在微風中搖曳，姿態從容不迫，它們似乎也在等待，等待某個遠方的訪客，等待春天的來臨。那是春天的第一抹色彩，也是三月最溫柔的問候。

三月，是萬物復甦的季節。田野裡的麥苗漸漸發青，農人們開始忙碌，鋤頭在泥土中來回揮動，和他們額頭上的汗水一起，刻畫著歲月的痕跡。村頭的老柳樹，枝條吐芽，灰褐色的樹皮顯得更加深邃與堅實。歲月讓它的面容有了些許蒼老，但每到春天，它依舊如期而至，迎來新生。

繁枝嫩葉，又為它披上一層翠綠的外衣。它的年輪，像一本歲月的書，翻開的一頁一頁，都在訴說著生命的頑強與寧靜。

三月的日子，總是格外輕盈，帶著一份難以言喻的從容。它不像五月的熱烈與奔放，也不像十一月的蕭瑟與沉寂，三月更像是是一池靜水，緩緩流淌著，溫柔而美好。它是一顆在寒冷的冬雪中醞釀的種子，在這時節悄然破土，帶著對光明的渴望與對生命的無盡期許。三月告訴我們，萬物的生長都需要時光的積澱，而每一次新的開始，都是過去歲月的延續。

三月的春色，是一幅畫，是一首歌，是一段故事。無論是陽光、還是風，都是春天賦予大地的溫暖。而這些溫暖，也在悄然滋潤著我們心底最柔軟的地方。三月，不僅帶來了自然的美麗，更喚醒了我們內心深處的那份希望與力量，帶著勇氣，向著未來，不懈地追尋。

三月，春色無限好，帶著溫柔的力量，悄然走進我們的生活，喚醒我們內心深處最深切的期許與希望。

三月春色無限好

趙吉勝

「物色連三月，風光絕四鄰。」三月，是早春與仲春之間最溫柔的過渡，帶著一份清新與希望，像是一幅緩緩展開的畫卷，映入眼簾。春風拂過大地，帶來一片溫暖與恬靜。在這片溫柔的時光裡，春色悄然滲透每一寸土地。

清晨的空氣中，依稀殘留著冬日的氣息，冷冽與濕潤交織，卻已能嗅到泥土的

文藝副刊



木棉花開的季節

何俊怡

春天，萬物復甦，大地一派生機勃勃，滿樹繁花引得行人紛紛駐足，沉醉於這爛漫春色。有「花城」

美譽之稱的廣州，隨處可見爭奇鬥艷的繁花，但在春天的花海裡，我對木棉花情有獨鍾。

春風吹了幾天後，木棉樹上那些花苞便迫不及待地舒展開來，火紅的碩大花朵，在濛濛的春雨中，更顯得嬌豔欲滴。雨霧輕籠，為木棉花平添了幾分朦朧詩意，這時，我的思緒跟隨著一朵飄落的木棉花，回到了兒時。

童年時，每到木棉花開的季節，我總愛跟著母親去撿拾掉在樹腳下的木棉花。午後，微風拂過，幾朵木棉花輕輕晃動，隨後掙脫枝頭，在空中打著旋兒，緩緩落下，母親彎著腰，腳步輕快，迅速拾起剛落下的木棉花，只見她小心翼翼地捧起木棉花，像是捧起一件稀世珍寶，輕輕地吹去花瓣上沾染的塵土。

隨後，母親將清理好的木棉花輕輕放進竹籃裡，竹籃中漸漸堆滿了鮮艷的花朵，像是盛著滿滿一籃的春日暖陽。

回到家後，母親把木棉花倒在陽台上的竹匾上，仔細地挑揀著，她一邊挑選著花朵一邊微笑著說：「等木棉花曬乾後，就可以煲湯了。」看著那一匾紅彤彤的木棉花，我的心滿是期待。

幾天後，母親拿著曬乾的木棉花，洗淨後加上鯽魚、薏仁、芡實、陳皮等食材，小火慢熬，在爐灶的小火舔舐下，每一份食材的精華都融入湯中。一家人圍坐桌前，在春雨霏霏的天氣裡，喝上一碗熱氣騰騰的木棉花湯，身體裡的濕氣瞬間被驅散，整個人都變得輕盈起來。

木棉花干除了煲湯，母親還喜歡用它泡茶。她嫋嫋地取幾朵木棉花干，放入茶壺中，倒進滾燙的開水，快速沖洗，待表面附著的細微雜質清除乾淨後，再次注入開水，等上5至10分鐘，在這過程中，我總愛揭開茶壺蓋子，看著乾癟的木棉花干在水中漸漸膨脹的樣子，待茶湯慢慢暈染成溫潤的淡黃色，就可以在茶湯裡加入蜂蜜攪拌均勻，就這樣，一杯沁人心脾的木棉花茶大功告成。

木棉花，從枝頭落入人間煙花的花朵，帶著春日的明媚，以食物的形態，與我們的味蕾共舞，每一次的品嚐，都是大自然對我們溫柔的饋贈，更是歲月裡繚繞的溫暖記憶。

酥雨潤澤木棉紅，方知春日韻味濃。綠肥紅瘦的季節，怎能不與木棉共賞，沉醉其中呢？

溢彩琉璃如何共咏東西方藝林？

——專訪台灣女演員、琉璃工房創始人、琉璃藝術家楊惠姍

中新社上海3月8日電 “作為琉璃工房的創始人，您傾其畢生，將古老的中國琉璃製作技藝加以傳承和創新，賦予琉璃藝術新的形態，取得了卓越的藝術成就和商業成就，並享譽國際，為中華民族贏得了聲譽！”2024年11月，琉璃工房創始人、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創始人、藝術家楊惠姍在澳門獲頒“第十三屆華人榜·終身成就獎”，頒獎詞對其在華人琉璃藝術領域長達近40年的不懈努力與傑出貢獻給予高度評價。

2008年，琉璃燒制技藝人選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楊惠姍是中國現代琉璃藝術的重要推動者之一，她與張毅共同創辦琉璃工房，並研究出特殊的琉璃脫蠟鑄造法，以個人獨特的藝術天分和敏銳的洞察力，創作出富含傳統中國語言與人文思想充沛的琉璃作品，讓世界為之眼前一亮。

楊惠姍的琉璃創作生涯中，經歷了三十多年的佛教題材創作。如何實現突破佛教傳

統的具象化表達？西方藝術家如何看待中國作品所蘊含的深厚思想內涵？作為第一位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展覽的現代琉璃藝術家，她是否會從故宮的展品中汲取靈感？近日，楊惠姍在上海接受中新社“東西問”專訪。

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中新社記者：佛教題材在您的琉璃藝術創作過程中占據很大比重。您是如何實現佛教的具象化表達，在藝術表現方面進行了哪些突破？

楊惠姍：我並非科班出身，對我而言，雕塑臨摹的學習是從最基本的傳統寫實佛像開始的。其實佛像所探討的意義更多立足於生命的層面，而琉璃材質的清明澄澈恰好提供了詮釋空間。1998年，我開始實驗將寫實的佛教具象澆鑄在透明的琉璃之中，並驚喜發現，琉璃作品居然能呈現一種酷似畢加索抽象畫那般有趣的狀態。層層疊加又似有若



無的佛教具象，就像人生的諸多面相，而琉璃提供的詮釋空間，則創造出了一種“看得見的空”，甚至在澆鑄過程中形成的氣泡，都像極了生命呼吸時的自然狀態，像極了無法掌握的種種。實驗的成功讓我找到了一種藝術語言去詮釋佛教。

中新社記者：佛教題材的創作是不是一種更適合東方的藝術表達？

楊惠姍：但對東方藝術家而言，更希望透過琉璃材質去展現整體的中國文化及背後的美學。中國人喜歡用文字間接地言傳，或透過大自然的山水花鳥蟲魚隱喻內心深處的情感，看上去淺卻值得深層次探究，這是東方獨有的思考方式和美學表達。就好比中國畫的留白，意境很重要，留白的空間太滿，就缺少靈動和重新詮釋的可能。因此，留白是很了不起的創意，是一個民族出於對生命的觀察和體悟之後產生的特別的表達方式。

琉璃的穿透、流動也讓它具備了這種可

能性，加上佛教所倡導的無我、慈悲、包容、寬厚，都能够通過琉璃材質得到展現。

中國文化是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寶庫，當中的內涵可為我們提供生命中最需要汲取的養分，也是我創作道路上的重要指引。

中新社記者：西方藝術家如何看待中國作品所蘊含的思想內涵？

楊惠姍：2015年，我參加由法國藝術聯合會主辦的國際藝術與創新雙年展，在挑選參展作品時，我在《無相無無相》和《一朵中國琉璃花》之間陷入糾結。自認為法國人會更喜歡後者，因巴黎又被稱為“花都”，花在法國人的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，可最終他們選擇了佛像作品。我驚訝之餘反問主辦方，這帶有較強的宗教色彩，擔憂觀眾是否看得懂、能否接受，對方甚感奇怪地答道：

“我們是從心靈的角度出發看這個作品，這個作品契合當時法國社會環境所需要的一種狀態，能給人心一種安定的力量。”

胡水泉遺孀逝世

和記訊：故僑商胡水泉令德配，胡府吳太夫人諱寶珍（原籍泉州涂門外），亦即僑商胡國利，維銘，淑涓，淑芬，莉莎，淑芷，瑜湄賢昆玉令先慈，不幸於二〇二五年三月六日下午一時十分，壽終於崇基醫院，享壽九十高齡，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303號靈堂（Sanctuarium 303-CALADIUM）；擇定三月十日（星期一）上午七時出殯，火化於聖國聖樂堂。

訃告

王明勇（石獅市鴻山鎮伍堡西墩村）

逝世於三月六日

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301號靈堂（Sanctuarium 301-Gumamela）

擇定三月十日中午十二時半分出殯

施教雄

（晉江浦頭）

逝世於三月五日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巴示殯館

Imperial Classic靈堂

擇定三月十日下午三時出殯

胡水泉

（南安金淘田頭頂二房）

逝世於三月三日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

(SANCTUARIUM 209-MAGNOLIA) 瞞堂

出殯於三月九日上午七時

胡吳寶珍（泉州涂門）

逝世於三月六日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303號靈堂（Sanctuarium 303-Caladium）

擇定三月十日（星期一）上午七時出殯

施林幼媚

（晉江市龍湖鎮前港后宅村）

逝世於三月三日

現暫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舍大街聖國殯儀館310號靈堂（Sanctuarium 310-PRIMROSE）